



我的大學

黃煌的經方人生

黃煌 著

全國五佳圖書出版單位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一个没有上过本科的大学教授，一个以经方推广为使命的中国学者，一个经历了40多年医学生涯的中医师，用其清新质朴的文笔，将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展示给读者。

H U A N G

H U A N G

读中医药书，走健康之路
扫一扫 关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系列微信



服务号

(zgzyycbs)



中医出版

(zhongyichuban)



养生正道

(yszhengdao)



悦读中医

(ydzhongyi)

上架建议：中医临床 中医文化

ISBN 978-7-5132-3222-7

9 787513 23227 >

定价：39.00元

我的大學

黃煌的經方人生

黃煌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黄煌的经方人生 / 黄煌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132-3222-7

I . ①我… II . ①黄… III . ①回忆录—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5311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廊坊市三友印务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5 字数 194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3222-7

*

定价 3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



我没有上过大学，准确地说，我没有大学
本科学历。但是，我这一生，都在读大学。

董 檬

序

我没有上过大学，准确地说，我没有大学本科学历。但是，我这一生，都在读大学。

当中医学徒时，医院就是我的大学，飘着草药和艾草香味的门诊大院以及充斥着来苏尔味道的病房走廊，让我的大学更有医学院的气息；那些可敬的老中医，医术精湛，洞察人情，熟悉生活，他们就是我最好的教授。

后来，我来到了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大学，下同）攻读硕士研究生，那里是一所有围墙的大学。在那里，我取得了堂堂正正的研究生学历，获得了硕士学位，而且还就职于这个学校，当过讲师、班主任、学报编辑、研究生部主任以及某个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等。我在这个大学里成长，在这里拼搏，在这里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20世纪80年代末，我顺应了出国潮，到日本京都大学公费进修，之后又多次去日本，最后在日本顺天堂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在日本的时间不长，但给了我不少东西。在那里，我感受到了学术自由的惬意，坚定了从事经方研究推广的决心。

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后来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2003年，还就任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这期间，我亦官亦民，亦教亦医。中医学的理念和为医的经历，为我参政

议政提供了素材和经验；从政界反观中医，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实际以及明白了中医应该如何应答百姓的呼唤。那个明城墙根下的市府大院，何尝不是我的大学？

21世纪后，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我也跟进。2004年，我们师生设立了“黄煌经方沙龙”网，我几乎每天上网浏览新帖，常常被其精彩的内容所吸引。其中，有谈中医发展战略的，有谈经方研究理论的，更多的是谈学习经方、临床应用经方的心得体会，有鲜活的医案实例，有切于临床实用的经验……其中有资深学者的思考，有基层中医的心声，有初学者的困惑，还有患者感人肺腑的求医之诉。互联网的魅力，让大家对经方的热爱之情聚集、研究心得撞击，从而迸发出绚丽的光芒。上网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网络是虚拟的大学。

经方，是经典方的略称。经方不仅仅是方，也是经方医学的代名词。经方医学是以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代表的古典医学，其中蕴含了中医认识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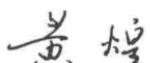
病、控制疾病的基本思想，也保留了前人使用天然药物的经验结晶，是中医临床的规范。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经方被严重忽略了，经方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挥，我在学医很长时间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奋力推广经方，其中讲学是我的主要手段。我去过美洲、欧洲、澳洲、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国内走过的地方则更多。在讲学过程中，我饱览各地风光，造访各位行家里手，触发各种思维火花。行万里路，访千百人，这样的大学，我上得眼目清亮，精神抖擞。

有人说，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有《我的大学》，你的回忆录也用《我的大学》，是否重复？我也想避免此嫌，但思来想去，没有更好的书名，只得作罢，加个副标题——黄煌的经方人生，以示区别。

我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是想记录一个中医学徒如何成长为国内外业界关注的学者的人生经历，记录他如何学习中医、发现经方并将此民族文化瑰宝推向世界的知行过

程，还记录一个跨世纪中医人的所见所闻。当今的中国，考察人才的标准往往是看学历，但从我的经历来看，学历不是唯一的；特别是评价中医，更不能迷信大学的文凭，更不要迷信硕士、博士的学位。回想起来，庆幸我没有大学本科学历，没有受到教科书的束缚，我才能有一些野性，才能有自由飞翔的冲动，才能提出一些比较独到的见解，才能写出一些受到临床医生欢迎的书籍和文章。

我可能是中医界中的一个特例。在我成长过程中，有难以重复的历史背景，有独特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还有我独特的天资和性格。但是，这也离不开医学教育的基本规律。继承、创新、自由、开放、实践、总结，面向临床、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这些都是中医人才培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如果这本小册子能够成为一个中医人才培养的案例，那就是我最大的期待。



2016.1.23

目录

- | | |
|-----|-----------|
| 001 | 我的老师叶秉仁先生 |
| 011 | 医院的老中医们 |
| 017 | 在编写组的那些日子 |
| 031 | 当年爱读的中医书 |
| 039 | 没有忘却的病例 |
| 045 | 杂书乱读 |
| 051 | 初到南京 |
| 059 | 苦 读 |
| 069 | 思想的放飞与回归 |

- 079 教学相长
087 进藏后的思考
095 我与中医学会
105 学报编辑部的故事
117 村井先生
129 走进细野诊疗所
143 京都印象
151 吉益东洞的精神
157 自由飞翔
167 想家的感觉
177 梦里故乡
189 回国前后
197 省中医院的名医们
207 看神经症的启示
215 “人”的经方
221 冗繁削尽
229 破译仲景用药的密码

- 239 滴血的职称评审
247 问卷调查全国名中医经验
261 中医之殇
269 再访东瀛
277 我的博士论文
285 走进医科大学
293 在网络的世界里
303 玄武湖畔的十年

320 后记

我的老师叶秉仁先生



1973年7月，下放农村后回城不久的我被当地政府分配去医院当中医学徒。我拿着卫生局的介绍信，走进了一家当地有名的医院。医院在县城的中心，是座古旧的深宅大院，紧贴着石板大街：石库门、青砖厅堂、木结构的房间、咯吱咯吱响的地板、落地花格长窗、覆有青苔的天井、小巧的厢房……这里挂着挂号室、内科、口腔科、针伤科、皮肤科、药房、化验室、注射室、供应室等科室的牌子。大院最里面是一栋别致的两层小洋楼，那是住院部。在这个医院，我度过了6年的时光。

老师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叶秉仁先生。他当时60多岁，肤白，头发、胡子花白，对人特别客气，经常点头微笑，是大家所说的“大好人”。先生与我是同乡，且与我父母是世交，大家尊称他为“叶先生”。先生一口县城东乡话，听来十分亲切。所以，与先生交往，我从未有过半点的隔生。



老师（右）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叶秉仁先生。他当时 60 多岁，肤白，头发、胡子花白，对人特别客气，经常点头微笑，是大家所说的“大好人”……与先生交往，我从未有过半点的隔生（1978 年）

叶先生的医术很好。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长期在乡镇行医。调到县城之前，他是东南乡知名的好医生。他既能打针、挂水，又能开中药方子，兼具中西医两种技能。叶先生最擅辨病，常常能在一般腹痛、腹泻中发现肝癌、胃癌、肠癌等病。那时医院有个工友，每天脓血便，按痢疾治疗未效，叶先生一看，说是肠癌，后来果然死于此病。他对疾病的转归非常清楚，他管的病人绝对不会稀里糊涂地死在他手里；只要发现蛛丝马迹，他就会做出处理，或转院，或会诊，或向病人家属交代清楚。所以，就是病人死了，家属还是千恩万谢。叶先生还有一手过硬

的临床诊疗技术，不仅能熟练地进行胸腹腔穿刺，而且连那些护士都打不进的小儿头皮静脉针，竟然能一针见血！这些技术都是他当年在农村卫生院练出来的，后来因为手抖也就不摸针筒了。

叶先生的医德更是感人。跟他抄方多年，从未看到他与病人红过脸。那年，先生负责创建中医病房，不仅每天查房，晚饭后还要去病房转一转，和病人聊聊天。冬天查房听诊时，他常常先用手焐热听诊器，然后轻轻放到病人的胸口。有一次，病房收住了一位老工人，大便几天不通，用药无效，先生竟然毫不犹豫地戴上手套，亲手为病人掏出大便。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跟叶先生学医的第一天，就坐在他旁边抄方

我跟叶先生学医的第一天，就坐在他旁边抄方。所谓抄方，就是先生口述配方，我抄录在处方笺上。中药药名虽多，但经常抄，也就慢慢记住了。那个时候，诊室里各种各样的病

人都有，很多都是大病、重病，这些病人都是我学中医的